

晉

書

斟

注

晉書附注卷四十二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十二

王渾

子濟

王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

魏志王昶傳曰昶字文舒

封武觀亭侯

渾沈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

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爲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

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武帝受

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

水經泗水注曰下邳大城內有司徒王渾碑案渾嘗

爲刺史故爲之

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

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

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

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

附甚多吳將薛瑩

王濬傳作光祿勳薛瑩隋經籍志有晉散騎常侍薛瑩後漢記蓋瑩降晉

後官至常侍

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

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

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尙爲關內侯

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日末

又云長子尙早亡次子濟嗣自相矛盾

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

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圖爲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

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  
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  
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  
橫江

讀史方輿紀要二日橫江在今和州東南二十五里即大江也

遣參軍陳慎都尉

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  
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  
恭破之

東晉疆域志日堂邑縣有高望城

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

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  
率眾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  
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

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醜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

文選晉紀總論

注干寶晉紀曰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己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

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勲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

魏志王昶傳注引晉書云蘇林封一子

江陵侯弟湛爲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武帝紀作

征南復鎮壽陽渾不尙刑名處斷明允書鈔七十二引王隱晉書處斷作情

斷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

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書鈔三十四御覽四百七

十五引王隱晉書虛懷綏納作勞謙接納莫不悅附作

莫不愛敬書鈔七十二引王書亦作勞謙接納座無空

席作坐無重席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作江淮之士

愛敬焉御覽四百七十五引王書作江東諸士莫不敬

愛徵拜尙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

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爲

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

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且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

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  
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  
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  
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修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  
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  
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  
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  
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  
子文皇帝弟佃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  
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

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



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  
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  
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  
初遷司徒惠帝卽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  
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  
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  
舊典皆令阜服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職官志諸公  
及開府從公加兵者主簿已下令史已  
上皆絳服太尉雖不加兵吏屬亦皆絳服渾以司徒加  
兵於法吏屬當絳衣乃辭而不居者以一時誤恩非由  
功賞且政出多門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  
恐爲權倖所忌耳

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

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眾

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

情有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

御覽八百三十五王渾表曰臣有氣病善夜發服

半夏湯或勿服湯不解尙取鍼前殿中醫趙恭思纂見給事醫在醫署纂能鍼有方伎乞以纂名謀考稱課醫

給臣自療治

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

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官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

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沖虛

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耻下問也舊三

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

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

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  
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

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類聚四引王

集留心方國作留心訪問又引王渾集日詔問明正且

會四方計吏入見臨朝當何所宜渾奏舊正會計吏軒

下中書令宣詔問方土所宜士人賢才隱伏未達風俗

好尚禮教之宜勤農務本以盡墾殖之利刑獄清理無

枉濫之失郡守長吏勤心治政爲民興利除害訓化之

績授以紙筆意陳聞見以明聖旨垂心四遠案本傳采

用渾奏頗有同異蓋未盡錄原文也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荅對文義以

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

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

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錄

尚書事

書鈔五十九晉起居注曰元康元年詠揚駿詔曰司徒王渾秉法清正思量宏遠歷任內外文

武勲庸著在方策宜參弼機衡以亮天工其渾所歷之

可錄尚書事似翻急繼航許鞅誰附解諫

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

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周家祿校勘記曰按上云封次子尚

爲關內侯此不當云長子濟亦不當云次子案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中作和子渾濟是誤以濟爲渾弟也又

誤以渾弟湛爲渾子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

文選褚淵碑文注王隱晉書曰少知名有俊才世說言語篇注晉諸

公贊曰有儁才能清言書鈔五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

十七引文士傳亦作有俊才

魏志鍾會傳注何劭王弼傳曰太

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原王濟嘗云見周易注所悟者多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

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

文選褚淵碑文注王隱晉書曰尚武帝姊常山公主

年二

十起家拜中書郎

書鈔五十二晉起居注曰武帝詔曰駙馬都尉王濟忠篤好學問有文章

器幹其以濟為中書侍郎案本傳脫侍字

以母憂去官起為驍騎將軍累遷

侍中

御覽二百十九山濤啟事曰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案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右衛將軍王濟才

高茂美後來之秀此二人誠顧問之秀又引作皆誠直忠亮侍中之最高者也書鈔六十四引啟事曰詔濟領禁兵不欲使轉也案本傳不載為右衛將軍蓋由驍騎遷右衛又由右衛遷侍中山公此啟薦舉兩人而朝命則用王濟故郭奕傳不言為侍中也又御覽二百三十八引晉書百官名王濟遷左軍將軍傳亦失載

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

魏志倉慈傳注孔氏譜曰孔父字元儁曾祖疇字元矩陳

相父祖父皆二千石父為散騎常侍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書鈔七十三豫章列士傳曰孔恂州辟為別駕從事刺史發晏欲撤屏為一時秀彥武星恂日毀園舊儀此不可行刺史慙謝

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尙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溶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

濟既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

泣請帝留攸帝怒

魏志后妃傳注晉諸公贊曰惠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惠妻早亡

文王復以女繼室卽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爲婚惠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惠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惠案后妃傳文明王皇后生廣德

京兆公主當是二人此傳作長廣殆因廣德而誤然晉諸公贊云惠繼室爲京兆公主未知孰是謂侍

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

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世說方正篇注引晉諸公贊作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耶

濟等尚爾況餘者乎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世說方正篇注引晉諸公贊作濟自此被

遷責左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時渾爲僕射主者處事

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

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未拜

坐鞭王官吏免官世說汰侈篇注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不平濟爲河南未拜行遇王官

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爲不長者案恬當爲佑字之譌而王佑始見

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

服王食時洛京地甚貴

世說汰侈篇作於時人多地貴

濟買地爲馬埒

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

世說汰侈篇作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注云溝一

作埒寰宇記三日金埒在北邙山下

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

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

恃其能合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

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世說汰侈篇曰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

以千萬對之君夫旣恃手快且謂駁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合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

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鬻便去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

數十

案世說儉嗇篇作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與此異

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

園共啖畢伐樹而去

世說儉嗇篇曰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



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帝嘗幸其宅供饌甚  
日何如君李和既得惟笑而已

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世說汰侈篇曰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綺  
襪以手擎飲食蒸肫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

日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倉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

嘗乘一馬著連乾郭泥世說術解篇前有水終不肯渡  
連乾作連錢

濟云此必是惜郭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

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

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世說方正篇既而曰  
切讓作苦責

知愧不濟荅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

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世說方正篇作他人能以此愧  
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

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奕碁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世說傷逝篇曰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來臨屍痛哭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世說傷逝篇曰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御覽五百五十六語林日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賓客莫不皆怒須臾之間或悲或怒或哭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

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  
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辯慧有才藻並厯清顯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  
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  
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  
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眾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絜  
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  
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

之後參征南軍事

讀史舉正曰案本紀咸寧二年十月羊祜爲征南將軍而濬遷益州刺史

在誅張弘後時爲泰始八年然則濬所參非征南也

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

祜濬爲人志太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

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

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

御覽五百十二三十國春秋日

羊祜都督荊州鎮襄陽時祜有平吳之志方樹基址擢王濬爲巴郡太守將委以巴峽之任祜兄子暨謂祜曰觀濬爲人志大者侈不可專任祜曰有大才必可用也識者曰祜可謂能舉善矣知人則哲叔子之謂乎

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

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

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

又益一刀書鈔一百二十二陸機晉紀曰王濬之在巴郡夢懸四刀於上濬驚覺意甚

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

其臨益州乎

書鈔一百二十三陸機晉紀曰夫三刀爲

聚六十引陸機晉書李毅誤作李毅華陽國志十一曰

李毅字允剛廣漢鄆人少散達不治素檢年二十餘乃

詣郡文學受業通詩禮訓詁爲學主事太守弘農王濬

臨學講試奇之命爲主簿濬嘗夢得三口刀云人以禾

益之手持不得以問郡丞與掾吏莫能知毅對曰吉祥

也三刀者州字而益之禾持不得禾傍失者秩字明府

秩當至益州濬笑曰如卿言當相以爲秀才札樸曰州

本不從刀因班辨從刀隸作身似州之半體故謂州爲

三刀慕容詳時童謡云八井三刀卒起來及賊張弘殺

議者謂魏師盛於冀州此亦以三刀爲州

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濬設方略悉誅

弘等

華陽國志八曰泰始十年汝山白馬胡恣縱掠諸

種夏刺史皇甫晏表出討之別駕從事王紹等固

諫不從典學從事蜀郡何旅諫晏不聽遂西行軍城比  
人譙有麂入營中軍占以爲不祥晏不悟胡康水子燒  
香言軍出必敗晏以爲沮眾斬之夏五月軍至都安屯  
觀坂上旅復諫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上自臨其觀下  
反上高作之據伯牡鱗一飯卜象徵不吉晏不納其言  
夜所將中州兵蔡雄宣班張儀等以汶山道險心畏胡  
之強晏復諫干時眾庶所怨遂引牙門張宏督張衡等  
反殺晏眾夜亂不知所爲推兵曹從事健爲揚倉彎弓  
力戰射百餘發且詈雄眾擊之矢盡見殺從事廣漢王  
紹亦赴之死初晏未出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學士  
靳普言客星入東井東井益州之分野憂刺史戒容人  
耳又有猛風是逆風其日觀卦用事若軍西行獲觀坂  
門人向天井益可慮也故旅勸諫云卒如其言宏等遂  
誣表晏欲率己共反故殺之求以免罪其眾抄掠百姓  
廣漢主簿李毅白太守宏農王濬宜急救益州禍亂保  
晏無惡必爲宏等所枉從濬從之而晏主簿蜀郡何攀  
以母喪在家聞亂釋綬經詣洛訴晏忠孝而宏等惡逆  
事得分明詔書因以濬爲益州刺史加輕車將軍濬斬  
宏等益州平又十一日張宏殺益州刺史皇甫晏表誣  
晏反毅白濬曰皇甫侯起自諸生位極方州又當何求

且廣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梁州者祿益州之領須防若  
今日也益州有禍乃此郡之憂加張宏小豎眾所不與  
宜時赴討潛欲先上後行毅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  
之爲賢何況殺主賊急常不拘常宜潛從之發兵與牙  
門滿泰等共討宏斬之水經沫水注曰晉太始九年黃  
龍見於利慈池縣令董玄之率吏民觀之以白刺史王  
濬濬表上之晉朝改護龍也案護龍縣雖在太康三年  
之前而志亦失載又沫水注云沫水又東逕開縣注  
云故平鄉也晉初置以勲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以威  
閑刊縣亦不見於志  
信華陽國志八曰咸寧三年春刺史濬誅健爲民陳瑞  
神貴鮮潔其死喪產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爲師  
者曰祭酒父子妻子之喪不得撫殮入帛及問乳病者  
轉奢靡作朱衣素帶朱幘進賢冠瑞自稱天師徒眾以  
千百數濬聞以爲不孝誅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傳舍  
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見官二千石長吏巴郡太守健爲  
唐定等皆免官或除名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  
爲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爲舟船惟不毀禹王祠  
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視於是蜀無淫視之俗教化

大行有木連理嘉禾黃龍甘露之祥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

除大司農

華陽國志八曰四年刺史涪當遷大司農至漢壽重遣參軍李毅詣洛與何攀並表求伐

吳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涪有奇略乃密表留涪於是重

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

魏志閻溫傳注世語曰就難子數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

武帝世爲廣漢太子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馭收涪從事列上由此召馭還帝責馭何不密啟而便收從事馭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詔涪修舟艦輒收臣猶以爲輕帝善之馭一本作勃

涪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

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

華陽國志八曰咸寧三年三月

被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船爲伐吳調別駕何攀以爲佃兵但五六百人無所辦宜召諸休兵借諸郡武吏并萬餘人造作歲終可成涪從之攀又建議裁船入山動數百里艱難蜀民冢墓多種松柏宜什四市取入山者少



椿令攀典

又畫鶴首怪獸於船首

淮南子本經訓高注曰鶴水鳥也畫其像

舟船器仗

著船頭故曰鶴首司馬相如子虛賦浮文鶴史記集解

引漢書音義云鶴水鳥也畫其象於舟首是也張衡西

京賦浮鷁首薛綜注船頭象鷁鳥厭水神故天子乘之

方言作艦首郭注云鷁鳥名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

是其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

柿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

案吳彥當從本傳作吾彥吳志三嗣主傳注引

干寶晉紀

取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

同作吾彥

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

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

華陽國志八曰五年詔書拜濬龍驤將軍假節監梁益二

州軍事除何攀郎中參軍事以典軍從事張任趙明李

高徐兆爲牙門姚顯郗堅爲督冬當大舉元和郡縣圖

志二十七曰龍驤水在黃陂縣南七十二里相傳晉龍

驤將軍王濬率舟師伐吳屯軍於此通鑑晉紀攷異曰

羊祜傳曰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華陽國志云咸寧五年拜龍驤監梁益二州按是時羊祜已卒尤不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可據

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無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充荀勗助陳諫以爲不可唯張

華固勸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

文選晉紀總論

注千寶晉紀曰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華陽國志八曰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侵請兵朝議征却須六年攀因表可因令取之策皓必不自送帝乃許焉案羊祜之謀亦由攀

面陳而始定進取之計詳何攀傳

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

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

無愛死也

御覽四百七十九干寶晉紀曰王濬在巴郡兵民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殺子之防

而厚卹之所育者數千人於此能稱兵矣太康元年正

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必勉之無愛生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楊

剋之

華陽國志入日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胡七萬人伐吳臨發斬牙門將李

延所愛侍將也以爭騎斬眾莫不肅讀史方擒其丹楊

輿紀要三日丹楊在荊州府歸州東南七里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鑼橫截之又

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閒

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

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  
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鑿  
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剋  
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

武帝紀作鎮南將軍

征南將軍成據

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剋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

丑剋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

勞格校勘

記曰吳志陸抗傳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與傳微異案監軍武帝紀又作夷道監夷道屬宜都樂鄉屬南平之孱陵蓋同時並克之惟本紀均屬諸王戌一日耳讀史方輿紀要二曰荆門在今夷陵州宜都縣西北五十里

乙亥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

諸軍事

華陽國志八日至江州詔進濬爲平東將軍都督二州巴東監軍唐彬及平南軍皆受指授別

遣參軍李毅將軍由涪陵入取武陵會巴陵

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

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

元和郡縣圖志

二十五日三山在上元縣西南五十里讀史方輿

皓遣

紀要二十日三山在江寧府城西南五十七里

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

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

勳薛瑩中書令胡沖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

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

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閭劣偷安未喻天

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露次遠臨江渚舉國震

一作

驚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

夔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王寅濬入於石頭

寰宇記一百二

十四日當利浦在鄂州東十二里本名揚浦晉王濬平吳水軍揚帆順流於此而下王暉以旗招不往濬報云風利不得泊遂先入石頭後因以當利爲名案武帝紀作三月王申撰鮪鮪王濬以舟師至於建鄴之石頭本紀是年正月爲己丑朔則三月不應有王申當從本傳作王寅爲是又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干寶晉紀作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於石頭若是

王申日則當作四月未知孰是

皓乃備亡國之禮素

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櫬率其僞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

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

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勲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驚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卽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佃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爲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



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卽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

里書鈔一百十五引王濟表此上有臣受命之日心與口誓二句被蒙寬恕之恩得從

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  
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勲勞而恃功肆意寧  
敢味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六  
日起洛陽其間懸闕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  
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  
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眾叛親  
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一作坐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  
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  
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

之言語噂啗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

輒札樸曰顏氏家訓多用專輒字王濬上書大夫出疆

輒由有專輒桓溫上表義存社稷之利不願專輒之罪

王弘上表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范甯傳甯若

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擅弓汰哉

叔氏專以禮許人正義云專輒許諾匡謬正俗劉周之

徒音夾爲頰亦爲專輒晉王蘊爲吳興太守主簿執諫

蘊曰專輒之臣雖愚忝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

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

其願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

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

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

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

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  
燕主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  
且不報而以頑疎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  
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  
云浚軍得吳寶物浚復表曰被壬一作本戊詔書下安東  
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  
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偽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  
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  
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  
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爲黑

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  
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  
七十而卒被讒閒脫身出奔樂羊旣反謗書盈篋況臣  
頑疎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  
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  
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疆宗取怨豪族以累卵  
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  
抗脣齒夫犯上千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  
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  
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

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牙並處世位聞清  
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  
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  
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爲  
二五之應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況臣脆弱敢不悚慄  
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郎將  
孔據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  
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死戰決之皓意大  
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御覽三百四十六引王濬表作左右  
兵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國家一死戰決之勝魏帝尙  
以千人定天下況今有數萬眾自足辦事皓意大喜便

開庫藏盡出金  
寶以賜與之

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

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  
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  
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視書籍浚使收縛若  
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  
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  
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  
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統等共入觀皓宮乃無  
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  
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

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  
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眾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  
之心皆歸仰臣臣切敕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  
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  
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  
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是夷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耶  
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牙門將軍馬潛  
卽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  
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  
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



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  
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  
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  
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  
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嗜故其宜耳渾  
案臣瓶磬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敘遂過其任渾此言  
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  
累旣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  
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疎使致於此拜表流汗  
言不識次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旣不列前後所被七

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  
詔曰濬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  
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通濬不卽表上  
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  
有司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  
推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  
置此營自濬始也御覽二百四十二王隱晉書曰太康中伐吳還欲以王濬爲五官校尉而  
無缺始置翊軍校尉班同長水步兵以梁益所省兵爲  
營勞格校勘記曰通鑑考異云職官志屯騎步兵長水  
越騎射聲校尉是爲五尉並漢官也則步兵之官非自  
濬始武紀是年六月丁丑初置翊軍校尉官疑濬所領  
者翊軍也案宋書百官志下云翊軍晉武帝太康初置  
始爲臺校尉而以唐彬爲之考彬傳亦云徵拜翊軍校

尉則爲翊軍者是唐彬非王濬也案步兵爲五校之一  
不得云自濬始王書謂五官校尉無缺始置翊軍班同  
長水步兵蓋爲濬特置翊軍也本傳誤以翊軍爲步兵  
而又云舊校惟五此營自濬始俱矣勞氏未攷王隱書  
故但知唐彬爲翊軍又未嘗不疑濬有司又奏輔國依  
所領是翊軍由於不知此傳之誤也  
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  
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  
馬封爲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  
戶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  
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  
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  
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

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  
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  
主之德羣帥之力老父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  
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  
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亦不能  
遣諸胷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  
太子洗馬孟康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餘錄曰此別一孟  
康非注漢書之孟康也顏師古敘例云  
孟康魏中書令後轉爲監封  
廣陵亭侯不聞其仕晉也前温令李密等並表訟濬  
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  
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

吳之後以勲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後又轉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謚曰武葬柏谷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而別開一門松柏茂盛寰宇記六

日恒農縣柏谷亭漢文帝微時常游於此又曰王濬豕仕晉平吳有功卒葬於此而豕尚存子矩嗣

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潁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

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  
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  
長鶩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今皇澤被於九州  
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墜於近  
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  
磬餽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  
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  
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建元勳於當年著嘉慶於  
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  
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

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卒不見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太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恆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沈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簿張惲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沈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

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

御覽二百六十三  
王隱晉書曰彬忠

肅公亮匡救遠闕盡規諄以納善不顯諫以彰主當朝正色焉

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

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爲  
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荅陳騫在  
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  
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  
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  
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  
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  
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彬密



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  
爲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迂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荅對  
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  
勞眾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爲用今諸軍已  
至足以鎮壓內外願無以爲慮俄除尚書水部郎泰始  
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鄴令彬道德齊禮朞月化成遷弋  
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  
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  
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  
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

華陽國志

一日秦始二年吳大將步闡唐咨攻羅獻獻保城咨西  
侵至胸忍故蜀尙書郎巴郡楊宗告急於洛未還獻出  
擊闡大破之咨退獻遷監軍假節安南將軍封西鄂侯  
入朝加錫御蓋朝服吳武陵太守孫恢寇南浦安蠻護  
軍楊宗討之退走因表以宗爲武陵太守任南浦誘郵  
武陵蠻夷得三縣初附民獻卒以健爲太守天水楊攸  
爲監軍攸遷涼州刺史朝議以唐彬及宗爲代晉武帝  
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  
績在西不可失者然宗才誠佳有酒嗜彬亦其人性在  
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案  
本傳酒者當從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  
華陽志作酒嗜

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  
爲眾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  
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  
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

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  
高彬此舉吳平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  
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場有綏禦之績又每愴慨志在立  
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啟戎行獻俘授勳效顯著  
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  
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  
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  
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  
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鹿獍  
何等並遣侍子入貢兼修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

開拓舊境卻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泊于碣石繇互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埃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鹿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絜

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

周家祿校

勘記曰長子某脫名

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遣征渾旣獻捷橫江濬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

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  
乃喧顯宸扆數亂彝倫既爲戒於功臣亦致譏于清論  
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雋材雖  
多亦奚以爲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  
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旣善濬亦矜功武子豪  
桀夙參朝列逞慾牛心紆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五言古詩卷四十一

晉書斟注卷四十三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十三

山濤

子簡

簡子遐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

世說政事篇注虞預晉書曰祖

本郡孝廉父曜冤句令元和姓纂四曰山昱之後漢宣

元時臨穎侯山君真生儒五代孫若公後漢鉅鹿太守

八代孫輝魏宛句令生濤案宛當作冤濤早孤居貧少

林氏作輝或避曜嫌名曜與輝同義也

有器量介然不羣

初學記十七梁祚魏國統日少有大

敏祗世說政事篇注

虞預晉書曰少有器量宿士猶不



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也願愷之書贊曰  
無所標明而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  
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賢媛篇注性好莊老世說賞

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  
日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如何是誰輩王曰此人初  
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咏往往與其旨合

每隱身自晦御覽四百四十七袁宏七賢序曰山公中  
懷體默易可因任平施不撓在眾樂同游

刃一世不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交作

遊世說賢媛篇注晉陽秋曰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

保浩然之度御覽四百九袁宏山濤別傳曰陳留阮籍

譙園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陪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

相遇便爲神交又四百四十四竹林七賢論曰山濤與

阮籍嵇康皆一面而契若金蘭濤妻韓氏嘗以問濤濤

日當年可爲友者唯此二人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觀狐

趙意欲一窺之可乎濤曰可也二人至妻勸濤留之宿

其酒食夜穿屨而窺之濤入曰所見何如吾妻曰君才

殊不如也正當以識度相友濤曰著忘言之契康後坐

然伊輩亦當作謂我識度勝

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爲郡

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

世說政事篇注引虞

預晉書作河內

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

世說政事篇注引虞預晉書蹴作踞

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

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邪

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

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

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

趙國相遷尙書吏部郎

魏志王粲傳注濤行狀曰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世說賞

譽篇上注山濤

政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

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

明雅操邁時

書鈔三十六引王隱晉書作爲事清明又六十及類聚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作潔操

邁

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

類聚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作錢

二十萬絲百斛穀三百斛書鈔六十引王隱晉書作令致錢物

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

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晚與尙書和道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

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恆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元和姓纂四作新沓侯誤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泰始初羊祜爲尚書右僕射故與彼傳殊相矛盾矣出爲冀州刺史書鈔七十二王隱羊公盛德何至有此出爲冀州刺史書鈔七十二王隱濤爲冀州刺史裴秀與山濤書彪處方伯晉書山濤傳曰山之任殊亦爲高祖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加宣遠將軍

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

書鈔七十  
二王隱晉

書曰山濤爲冀州刺史舊名剋俗略

旌命三十餘人皆

無人士自濤到甄拔隱士搜求賢才

顯名當時

類聚五十御覽二百五十六引王隱晉書曰  
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

於是

人懷慕尙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

書鈔

六十三王隱晉書曰山濤於冀

入爲侍中

類聚四十八  
引七賢傳曰

山濤太始七年爲侍中詔書曰濤清風  
消履思心通遠宜侍帷幄盡規左右

遷尙書以母老

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

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

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

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

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

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

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

書鈔六十引王隱  
晉書鎮字上有豈

宜二字山太常雖尙居諒闇

書鈔六十類聚四十八引王  
隱晉書作山太常雖在諒闇

古人亦墨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

爲吏部尙書

書鈔六十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八年詔  
曰議郎山濤至性簡靜凌虛篤素立身行

己足以勵俗其以濤爲吏部尙書案書鈔

所引詔文與本傳大異蓋各節取數語耳濤辭以喪病

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

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

傅

書鈔六十五王隱晉書曰山濤爲少傅詔曰濤秉德  
沖素思心潛通清虛履道有古人之風雖使輔導東

宮宜兼督朝事又曰山濤轉少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

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

書鈔六十五王隱晉書曰山濤年七十表疾求退帝手

詔不聽遷尚書右僕射初學記十一引晉書山濤轉尚

書表辭才下年老詔曰方今多事嘉謀良圖委以老成

也案濤章表數十上此詔當是慰留辭尚書僕射之時

人不攝職爲左丞白哀所奏書鈔四十五六王隱晉

類讓不許濤出遂歸家左丞白哀奏濤違詔杖衰五

十案白衰此奏在濤辭加侍中領吏部之時其後始拜

司徒也乃王書率混爲一似有譌舛隋經籍志有白衰

魯國先賢傳二卷注云大司農唐志作十四卷類聚五

十八引作魯國先賢志蓋白衰初爲帝曰濤以病自聞

散騎郎後終大司農本傳哀當作哀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

所問濤不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

以一老臣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陳日月乞如所表以  
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哀奏君甚妄所以不卽推直不  
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  
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  
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  
詔諭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聯輿還寺舍濤辭  
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書鈔六十一王  
濤爲吏部前後所選周遍內外百官舉無失才又三  
十六六十晉諸公贊曰山濤爲吏部尙書官人稱允  
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書鈔六十  
入王隱晉書曰濤用人皆先密啟然後公奏通典十四  
日山濤爲吏部尙書每官缺輒啟擬數人日侍中彭權



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兵間少不  
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正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  
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倘惜濟主兵者驍  
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祭酒庾純  
強正有學義亦堪此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亡純能其事  
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不尙書令  
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祜體義立正可以肅整朝廷  
又云有疾苦者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  
得健者征北大將軍雖貞正靜一中書監勛達練事物  
三人皆人豈不審有可參舉者不皆隨帝所欲而後明  
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  
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  
惟才不遺疏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  
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  
啟事

隋志山公啟事三卷唐志作十卷書鈔六十一王隱  
晉書曰濤所題名目皆如其言惟詔用陸亮濤爭

之不得亮尋以賄敗又徐廣晉紀曰吏部陸亮山濤知其非才啟可爲左丞帝遂使爲吏部郎其後果以私被黜也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且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尙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瞑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閒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

尙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  
又不許尙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人不視職手詔頻煩  
猶未順旨參議以爲無專節之尙違至公之義若實沈  
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爲朝之  
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  
輔不逮主者旣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  
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  
康初遷右僕射

書鈔五十九王隱晉書曰太康詔舊置左僕射以山濤清虛恬簡轉爲左僕射

又晉起居注曰詔曰山濤自典官人之任志在澄清風俗朕將倚之以弘訓範庶人倫有日新之美其以爲左僕射類聚四十八引王書作太康元年無左字案以王書與起居注證之是本傳右字誤也惟武帝紀濤爲左

僕射在咸寧四年三月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壽  
與王書太康元年又異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壽  
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爲世模表況自先帝識  
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  
志耶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  
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壽又上表固  
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  
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  
武場壽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  
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壽不學孫吳  
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世說識  
鑒篇曰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尙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注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爲挑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爲人常簡默蓋以爲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尙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問之曰山濤名言也案武帝紀云帝臨宣武觀大閱事在咸寧三年尙在平吳之前七賢論誤謂吳既平也盧欽卒於咸寧四年亦不逮平吳之後世說謂舉坐以爲名言與本傳及名士傳作武帝之言亦異

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竄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

世說識鑿篇曰後諸王驕汰輕遊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住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殺虜歛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論

庵爲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後拜司徒濤復

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

書鈔五十二王隱晉書曰山濤以左僕射

爲司徒詔曰濤道高德茂器宇淵濟宜贊三事以敷射

五教案王書所載詔辭與本書異蓋各采數語也

是

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  
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  
卒無豪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  
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  
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  
匡佐之勳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  
荅羣望豈宜沖讓以自抑損邪已勅斷章表使者乃卧  
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

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

陶侃傳亦云追贈大司馬假蜜章詳禮志中注

以太牢諡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曄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

御覽八百十四引竹林七賢論作眾人莫不受濤不欲爲異乃受之命內

開之梁上而不用也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

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御覽八百十四引竹林七賢論作濤

於梁上下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以付吏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

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

子該濬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周家祿校勳記曰該

以下子目無宜附濤傳說見王覽等傳世說方正篇注

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雅有器識仕

至左衛將軍案傳氏言仕至左衛將軍與本傳異疑以左衛將軍領并州也贈長水校尉該

子瑋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濬

字子立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並少疴病形甚短小



而聰敏過人武帝問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

自以能陋不肯行濤以爲勝已

御覽三百七十八引臧榮緒晉書允誤作元世

說方正篇曰山公大兒著短袷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案世說云山公大兒注引山該事是以爲長子該也若允則非大兒傳云並少能病合摺允二人言之而又云以問於允則又專屬於允傳云濤以爲勝已而世說則云時論以爲勝山公卽此一事而異同如是乃表曰臣

二子能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模字季長明惠有才智

官至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

世說賞譽篇下曰濤子簡疏通高素注虞預晉書曰平雅

有父風

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

爲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

世說賞譽篇下注虞預晉書曰簡與嵇紹劉漢等齊名  
魏志王粲傳注晉諸公贊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  
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案劉謨劉惔傳作劉橫  
蓋卽劉漢之譌此又誤漢爲謨魏志陳思王傳注世語  
曰修饒子躡躡子準皆知名於晉世準字始王惠帝末  
爲冀州刺史又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  
不以官事爲意道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以  
爲其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爲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  
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尙德之舉事未施行  
而卒案樂廣傳作楊準與晉諸公贊世語冀州記均同  
惟世說品藻篇作楊初爲太子舍人書鈔六十六引臧  
淮疑淮爲準之譌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書鈔六十八鎮東大將軍  
舍人用第二品中散大夫河南山簡清粹履正才職備出爲  
通濟品儀第三案傳不載爲從事中郎從略

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尙書厯鎮軍將軍荊州刺

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尙書光熙初轉吏部尙書永

嘉初出爲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爲尙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爲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

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尙  
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  
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  
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雋才鄉邑尤異才堪任  
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敘是爵人於朝與眾共之  
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襄  
勞格校勘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  
日襄當作湘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震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  
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  
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

許往至高陽池

世說任誕篇注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

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游燕名處也山

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御

覽六十七襄陽記曰習郁大魚池當中築一釣臺又五

百五十六襄陽耆舊傳曰峴山南有習家魚池者習郁

之所作也郁將亡勸其兒煥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爲起

冢於池之北去池四十步水經沔水注曰沔水又東入

侍中襄陽侯習郁魚池池長七十步廣二十步注云郁

池水於宅北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四十步池北亭

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池北亭

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於池側沔水上郁所居也寰宇

記一百四十五日習郁池在襄陽東十五里讀史日夕

方輿紀要七十九曰習家池在襄陽府南百里

倒載歸茗芋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

葛疆何如并州兒世說任誕篇作山公時一醉徑造高

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

乘駿馬倒著白接羅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類聚九

引襄陽記作山公何所往來至高陽池茗芋作醉酹御

覽四百六十五引襄陽耆舊傳作山公出何去水經湖  
水注同李怡敬齋古今註曰人說倒載甚多俱不脫灑  
吾以爲倒身於車中無疑也言倒卽倒卧言載則其車  
可知倒載來歸旣而復能騎駿馬也蓋始歸之時以茗  
芋之故倒卧車中比入城酒稍解遂能騎馬雖能騎  
馬終被酒困故倒著白接籬也上倒上聲下倒去聲疆  
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  
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陽爲宛城賊  
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爲賊嚴疑所  
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  
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  
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  
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

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

遐字彥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彊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賤乞留百日窮窮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陽太守爲政嚴猛

世說政事篇曰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可以和平致

治注東陽記曰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爲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

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爲微損威猛

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

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于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絜其務欲以啟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啟事者豈斯之謂



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

從弟衍

衍弟澄

郭舒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

魏志崔林傳有涿郡

太守王雄注王氏譜曰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臣奏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時涿郡太守王雄爲西

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

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惠懷柔有術清慎持法雄後

爲幽州父渾涼州刺史世說德行篇曰王戎父渾有令

刺史歷尙書涼州刺史廿二史攷異二十一貞陵亭侯戎幼

日同時有兩王渾太原人一現邪人傳曰王戎幼有

而穎悟神彩秀徹世說雅量篇注名士傳曰王戎幼有

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注視日不眩世說容止篇注

王隱晉書曰戎少清閒曉悟視日不眩日王戎形狀短

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不眩類聚十七竹林七裴楷見而

賢論曰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明不虧

目之日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

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眾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

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

水經穀水注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

於宣武場上爲欄苞虎牙使力士袒裼迭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乘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亭然不動

帝於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之

又嘗與羣兒嬉於

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

世說雅量篇作道邊李樹

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或問其故戎曰樹

注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童之稱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

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

御覽五十

七歲榮緒晉書曰王戎少阮籍二十餘年相得如時輩遂爲竹林之游籍每適渾俄頃輒

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溶沖清賞

世說簡傲篇注引晉陽秋

清賞作清尚

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世說簡傲篇注引竹林七

賢論作就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

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

百萬戎辭而不受

世說德行篇曰渾墓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

受

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

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

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

子房季札之閒超然立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

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

世說任誕篇注劉氏譜曰

沛國人晉陽秋曰昶字公榮人通達

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

世說任誕篇曰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簡傲篇曰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注竹林七賢論曰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酌終日而公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榮不蒙一椀三人各自得也

也荅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

惟公榮可不與飲世說任誕篇作荅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

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簡傲篇作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

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注晉陽秋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戎每

與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世說排調篇作嵇阮山劉在竹林酣復王戎後往

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世說排調篇注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戎

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

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

會敗議者以爲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

類聚四十八王隱晉書曰王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荆

名位清貴二十四爲吏部郎

御覽二百四十一晉諸公讚曰王戎爲荊州刺史揚烈將軍領南蠻校尉案本傳不載爲揚烈

將軍領南蠻校尉案本傳不載爲揚烈

州刺史

史揚烈將軍領南蠻校尉案本傳不載爲揚烈

將軍領南蠻校尉從略

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書鈔七十二晉

中興書曰有司奏戎治園宅免官詔令居官贖論

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

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尙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

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眾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

吳牙門將孟泰以蕲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

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

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

表薦之詔拜偉爲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

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巾細布五十端爲司

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世說雅量篇曰南郡

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注晉

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

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

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

僉以爲譏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日巾元本作中筒中布

名後漢王符傳章懷太子注引揚雄蜀都賦曰筒中黃

潤一端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世說雅量篇注

數金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

以戎之爲士義豈懷私

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世說雅量篇注

竹林七賢論曰

議者乃息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修理後遷光祿勳

吏部尙書以母憂去職

案世說德行篇注引晉陽秋作戎遭母喪在爲豫州刺史時

與本傳異

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碁而容貌毀

悴杖然後起

世說德行篇曰王雞骨支牀

裴頴往弔之謂人曰若使

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

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

世說德行篇曰和哭泣備禮注

晉陽秋日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頴頽哀毀不逮戎也

帝謂劉毅

日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

世說德行篇曰武帝謂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

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

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

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

世說德行篇曰仲雄日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

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  
憂嶠而應憂戎注晉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貴戎也

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  
客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  
賞威震外內戎誠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

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

書鈔五十二王隱晉書曰  
晉惠帝元康元年詔曰尚

書僕射光祿大夫戎清虛履道謀猷冲遠仍歷外任宜  
力四方入掌機衡官材允敘將澄清風俗整一羣望宜  
崇其職乃可贊成王化其以王

戎爲光祿大夫開府僕同三司

給恩信五十人遷尙書

左僕射領吏部

書鈔六十晉起居注曰惠帝元康元年  
詔曰夫興治成務要在官人銓管之爲

任不可假人授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王戎經德秉正  
鑒誠明遠其以戎爲領吏部周家祿校勘記曰據惠帝

紀當作右僕  
射樂廣傳同

戎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



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日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朞

通典十四羣作郡朞作周

而戎奏還既未定

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

通典十四望作繼巧詐作

欺巧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

通典十四動作

扇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

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圯苟媚

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

頠誅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

子欲取戎爲軍司博士王繇日溶冲諂詐多端安肯爲

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爲尙書令

晉書校文三日御覽仁百引晉

書太熙元年詔有議郎王戎既而河間王頴遣使就說  
可尙書令之語訛誤不足據

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囧檄書至囧謂戎曰孫秀作逆天  
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  
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我籌  
之戎曰公首舉義眾匡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然  
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  
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  
求安之計也囧謀臣葛旆齊王囧傳曰封葛旆爲牟平  
公世說方正篇注齊王官屬  
名曰旆字虛旆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怒  
轉長史旆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囧敗見誅怒  
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

是百官震悚戎僞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

慕遠伯王之爲人與時舒卷

世說儉嗇篇注曰戴逵論之日王戎晦默於危亂之

際獲免憂患既明且哲於是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日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遠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

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

總鼎司而委事僚寮

書鈔五十二類聚四十七王隱晉書曰代王渾爲司徒高選長史西

書掾委任責成

閒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

御覽八百九十七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簡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驥馬雖爲三司率爾私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

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

避之性好興利

初學記十一引王隱晉書作好營生又十八徐廣晉紀日王戎殖貨財家僮數

百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

世說儉嗇篇曰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

僅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

積實聚錢

初學記十一引王隱晉書作聚斂積實

不知紀

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恆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

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

類聚四十七初學記十一王隱晉書曰常以象牙籌

籀引王書此句上

晝夜算計家財遠及田牧性又至

儉不能善自奉養飲食通財不出外天下謂之膏肓疾

又十八徐廣晉紀曰計算金帛有如不足以此獲譏於

時世說儉嗇篇曰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注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

女適裴頡貸錢數萬世說

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

戎長往裴許不通徑前

任誕篇曰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長往裴許不通徑前

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注裴氏

家傳曰願娶戎長女御覽三百八入久而未還女後歸寧

十八引竹林七賢論數萬作一萬

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世說儉嗇篇從子將婚

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恆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邲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邲縣時年七十

二諡曰元

封演聞見記六日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醜家穿傍作穴得銘有數百字

字記三曰王戎墓在殖業坊高四丈故老傳云隋大業遷都之始人爲酒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元侯王君之墓

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

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頌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寔縵

纓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

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

下過顧謂後車客曰世說傷逝篇曰王濬冲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

顧謂後車客注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父文康文康日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

論蓋好事者為之耳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

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世說傷逝篇作嵇生天阮公亡以來吾便為時之

所羈繼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為琅邪郡吏

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

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

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世說賞譽篇下曰戎子萬子有大成

之風苗而不秀注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傷逝篇注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娶裴遁女綏既早亡戎過喪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聖賢羣輔錄下曰王綏字萬子戎子早亡裴康女塔案萬子爲綏之字本傳誤以萬爲名裴遁當作盾盾與康未知孰誤有庶子興戎所不齒

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爲嗣五禮通考一百四十六日有子立嗣似屬創見然繼

體祖宗事關重大子出微賤而猥以承祧是不敬其先人也世有嫡妻無子卽以婢妾之子爲後甚而姦生庶孽而概以主持七鬯可乎聞王戎之風可以識古人尊祖敬宗之義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世說賞譽篇上注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言語篇注虞

預晉書曰夷甫蚤知名以情虛通理稱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

良久旣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宜馨兒晉宋書故曰宋書前

廢帝紀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如此宜馨兒按宜馨晉宋方言卽爲如此之意枕休文著書不

得其解妄有增加翻爲重複南史孟轲上刪去如此二字則得之矣後世詞人喜用孟轲有平去二音而方以智通雅以孟轲爲呼語詞謂今云能亨此蓋明季方音證以今時語或云那杭或云箭杭皆卽孟轲二字之音轉字變耳胡鳴玉訂譌雜錄曰流俗以佳兒爲甯馨其實非也容齋隨筆曰宋晉間人語助耳宋廢帝母王太后日剖我腹那得生孟馨兒觀此豈得爲佳劉眞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日使君如馨地甯可戰鬪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日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至今吳中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猶言若何也劉夢得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世說識鑒篇曰羊祜日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案此作羊祜與本傳作父又爲平北將軍世說德行篇注王父山濤之言異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爲相國司馬遷大尙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世說識鑒篇注引晉陽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



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

世說識鑿篇曰

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

角委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

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耶注晉陽秋曰夷甫

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

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

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

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

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天下莫敢言羊公之有德案

世說以此事屬之羊祜山濤祜名德貴重而行幼年無

二人與本傳專屬羊祜者異

屈下之色眾咸異之

世說品藻篇注晉諸公贊曰楊駿

欲以女妻焉行恥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

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泰始

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行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

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  
玄虛而已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  
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  
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  
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  
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御覽八百二十四引王隱晉書  
作家故甚豐親故借衍車馬帷  
帳器物者衍因與不復錄資財後爲太子舍人書鈔六  
盡出洛城西先人舊園田土十六王  
隱晉書日以名望超爲太子舍人遷尙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  
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  
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讀書  
記疑

七日按文多一爲字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下文云  
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語自分明裴頠論開  
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蓋以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  
無對有言未嘗有無爲之說也

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  
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行甚重之  
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行處之自若行既有盛

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

妙善立言唯談老莊爲事

文選晉紀總論注王隱晉書  
日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

虛談或眾世說言語篇注晉諸公贊日夷甫好尚談稱  
爲時人物所宗類聚六十六郭子曰王夷甫雅尚元遠

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世說容止篇作恆捉白玉柄  
麈尾與手都無分別廿二史

答記日六朝人情談必用麈尾蓋初以談元用之  
相習成俗遂爲名流雅器雖不談亦常執持耳義理

有所不安隨卽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

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

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

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世說傷逝篇作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

何至於此案王戎喪子年已十九不得云孩抱中物世

說誤衍作戎合爲一事注引王綏事以實之亦誤也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

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衍妻

郭氏賈后之親藉中宮之勢剛復貪戾御覽四百九十

甫婦郭泰室女才拙性剛聚斂無厭夷甫患之魏志郭

淮傳注晉諸公贊曰淮次弟豫字泰室相國參軍知名

早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

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

世說規箴篇曰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猶漢之樓

護注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尚人武帝時爲幽

州刺史語林曰陽性游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

與別常填門遂死於几下郭氏素憚之行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

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

嘗言錢

御覽四百九十二郭子曰王夷甫雅尚玄遠又疾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世說規箴篇注王隱

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爲高不亦惑乎郭欲試之

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

物却其措意如此

世說規箴篇作夷甫晨起見錢問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晉宋書故曰阿堵卽今人言者箇阿發語詞堵從者

聲義得通借說文云者別事詞也故指其物而別之日

者箇方俗之言有符詁訓淺人不曉書作這箇不知這

字音彥

註

也

所指理俱可通世說巧藝篇顧長康日傳神寫照正在  
阿堵中謂眼也文學篇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  
上謂經也雅量篇注謝安目衛士謂溫日明公何有壁  
間著阿堵輩謂兵也益知此語爲晉代方言今人讀堵  
爲親音則失之矣訂譌雜錄日野客叢書云今人稱錢  
爲阿堵蓋祖王衍之言也阿堵晉人方言猶言這箇耳  
王衍當時指錢而爲是言非真以錢爲阿堵也今直稱  
花爲阿堵不知阿堵果何物耶

後歷北軍

中候中領軍尙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  
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日衍與司徒  
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  
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  
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卽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  
出志在苟免無忠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

終身從之。行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位，行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行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行爲中軍師，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行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讀史舉正曰：案此文在行遷太尉之前，乃是永嘉二年五月事。

無石勒也

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尙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車牛以安眾心越之討苟晞也行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眾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



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

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

世說賞譽篇上注引八王故事

作謂長史孔萇曰

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

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

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

世說賞譽篇上注引八王故事排牆

作推牆元和郡縣志七日石勒兵追之及甯平城焚

越屍於此王夷甫亦遇害警記曰案水經渠水注引晉

陽秋言勒追東海王越縱騎圍射尸衍將死顧而言曰

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勦力以匡天

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儻秀有令望希心立

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眾中如珠玉

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世說賞譽篇下曰王公曰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注引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形瓌特識者以爲巖巖

秀峙壁立千仞案傳言愷之亦稱衍云云蓋本於王公之言也其爲人所尙如此子立

字眉子少慕簡曠

世說賞譽篇下曰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曠注引晉諸公贊慕上

有希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濟用爲陳留太守

世說識鑒

篇注晉諸公贊曰東海王越辟爲掾後行陳留太守又賞譽篇下注八王故事曰立爲陳留太守或勸立過江

投琅邪王立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聖賢羣輔錄下曰王立陳

留內屯尉氏立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

赴祖逖爲盜所害焉

世說識鑒篇曰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日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閒注

晉諸公贊曰大行威罰爲塢人所害

澄字平子

聖賢羣輔錄下曰王澄衍弟裴綽女壻

生而警悟

世說德行篇注晉諸公贊

日王澄有達識

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

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

澄曰昔夫人臨終

世說箴規篇注永嘉流人名曰澄父父第三娶樂安任氏女生澄

以

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

爭得脫

世說箴規篇作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

踰窗而走衍有重名

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

世說品藻篇注晉陽秋曰王澄有通朗稱

尤重澄

及王敦庾敳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

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

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

行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

世說賞譽篇曰王夷甫語樂令醜醜然曰夷甫名

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注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游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案別少歷傳云二兄不復措意與本傳作行不復有言微異

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勳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爲行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母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歡極娛

世說簡傲

篇注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惠帝末行白越以澄爲荊州刺史

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青州世說簡傲篇注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

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爲荊州刺史從弟敦爲青州刺

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

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行因問以方略敦曰當

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

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殼

而弄之神氣蕭然傷若無人世說簡傲篇曰王平子出

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

取巢子涼衣拘闔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

自若傍若無人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晉中興劉琨謂澄

書作澄便脫衣著犢鼻上樹探鵲殼而弄之世說簡傲篇及注引鄧粲

日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晉紀動俠均作勁俠案本

傳動俠當爲勁俠之調勞格校勘記日胡三省通鑑音注日其性輕易動又豪俠自喜未免迂曲

以此

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荅澄旣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眾軍將赴國難御覽八百七十六王隱晉書日王澄率眾軍次江陵之東堂皇北救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嶷所獲嶷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日襄陽拔未荅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散眾而還旣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

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

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日寵

當作龍

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

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弼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弼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冲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

通鑑晉紀注曰沓中當在孱陵縣之東

郭舒

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眾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弢天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內史武察爲其郡夷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袁遂瓌故吏也託爲瓌報仇遂舉兵遂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毋丘邈討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澄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敦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世說方正篇注引晉陽秋作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初學



記二十二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作持鐵馬鞭爲衛澄

王敦謀害王澄而澄眾有二十人

手嘗捉玉枕以自防世說方正篇注引裴子作甚健皆

軍乃犒荊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持鐵槓馬鞭平子恆持玉枕大將

不能動晉書校文三日常誤作嘗故敦未之得發後

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

與杜弼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

于絕帶乃登于梁世說方正篇注引裴子作與力士因

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搃殺之時

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

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諡詔

復澄本官諡曰憲長子儋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

世說  
言語

篇曰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注荆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歷尚書郎右  
軍司馬又賞譽篇下注永嘉流人名曰澄第四子微澄  
別傳曰微邁上有父風案徵與微未審孰誤次子四子  
亦互異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

少府范屠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爲後來之秀

終成國器始爲領軍校尉

讀書記疑七日領軍校尉主營兵其下有司馬功曹主簿

其職特重郭舒何以遽得爲之疑

史誤或爲校尉之功曹主簿耳坐擅放司馬彪繫廷

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爲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

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爲治中

書鈔七十三王隱晉書曰郭舒

爲荆州西曹主簿爲內史夏侯含目擊得直遂轉爲侍中案王書內史乃刺史之誤自繫又譌爲目擊羅尚傳

有荊州刺史宗岱惠帝紀李特載記均作宋岱隋志易類有荊州刺史宋岱周易論一卷又宗岱明真論一卷作兖州刺史御覽五百九十五引語林宋岱爲青州刺史著無鬼論甚精文心雕龍論說篇云宋岱郭象銳思於幾神之區疑宗岱當作宋岱惟荊州青州三者互異以本傳下文劉弘牧荊州及王書云荊州西曹證之當以荊州喪母去職劉弘牧荊州引爲治中弘卒舒

刺史爲是率將士推弘子璠爲主討逆賊郭勸滅之保全一州王

澄聞其名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眾務在意舒常

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書鈔七十

三晉陽秋日郭舒諫刺史王澄宜養撫文武訓練將才以備不虞不可輕侮也澄以爲亂自京

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

士人宗廆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廆書鈔七十三引鄧粲晉紀

作州民宗厥常以酒犯澄御覽二百六十三引作宗厥  
以酒色禮澄澄叱左右拌之白帖三十一亦引作宗厥  
案厥疑爲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  
厥之誤

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招其鼻灸其眉頭舒  
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厥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  
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  
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採稻湖澤以自給  
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以食牛耳餘肉  
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少與杜曾厚曾嘗召之  
不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爲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  
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爲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

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爲右丞  
敦留不遣敦謀爲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荊州別駕宗  
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謀密以  
白敦敦不受高官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  
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  
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  
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  
病狂故招鼻灸眉頭舊疾復發邪御覽二百三十八引  
晉中興書作敦大怒  
日人中閒言卿癡故灸卿眉  
頭今疾復發耶勿復語也 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  
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

事無枉縱公爲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眾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爲梁州刺史病卒

###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清陽人也

水經清水注郭仲產襄陽記曰南陽城南九十里有

晉尚書令樂廣故宅其故居今置成因以爲名御覽一百八十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有晉河南尹樂廣宅周暹十餘畝曩舊井猶未殲檀道濟置選其中卽名爲樂宅案廣爲清陽人故其宅在郡城之南惟荊州記云其宅又在襄陽

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

案唐宰相世系

表十三下作散騎常侍方厯官互異廣時年八歲立常見廣在路因呼與

語還謂方日向見廣神姿則徹御覽七引晉書曰蘇當

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

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爲業人無知者性冲約有遠識

世說言語篇注虞預晉書日清夷冲曠加有理談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

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世說文學篇日客問樂令

文句直以塵尾柄礪几日至不容日至樂又舉塵尾日若至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且雅相欽

挹歎日我所不如也世說賞譽篇上日王夷甫自嘆我

與樂令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案孫盛以爲王衍裴楷與樂令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案孫盛以爲王衍裴楷

而本傳與世說分屬兩人蓋晉人雅好清談故傳聞不免互異王戎爲荊州刺史聞廣

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爲秀才掾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

尉掾轉太子舍人

書鈔六十六王隱晉書曰由是顯名爲太子舍人又六十八山公政事曰

今尙書郎御史東宮洗馬舍人多缺宰士中後進美者太尉掾樂廣字彥輔云云皆其選也尙書令

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

之初學記十一王隱晉書曰與何曰自昔諸賢既沒常

之晏鄧颺等談講衛瓘見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

恐微言將絕世說賞譽篇上注晉陽秋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而今乃復

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

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類聚二王隱晉書曰或人之水鏡每見令人瑩然彌憚人計仁

人若披雲霧覩青天初學記二引作若開霧覩青天世說賞譽篇上注引王書披作廓文選擬魏太子鄴中集



詩注御覽十五引

王書披亦作閒

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

覺己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

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

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

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

世說文學篇曰潘云可作

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己所以爲讓標

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

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

久闕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

杯中有蚘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

角漆畫作蚘廣意杯中蚘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

客日酒中復有所見不荅日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

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

想玠日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日因也

世說文學篇日

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

搗齋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

世說文學篇作衛即小差廣

歎日此賢胷中

世說文學篇此賢作此見

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

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爲人所思

世說言語篇注虞預

晉書日在朝廷用心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

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

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

樂爲稱首焉

世說言語篇曰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合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

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立著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嶽巍以嵯峩其水泚淥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案世說所述夷甫之言與王戎傳載少與王濟語大同小異當時清談風盛故傳聞互異

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

先詣裴頌頌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

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澆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

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

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

世說品藻篇亦作喬注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彥夷剛有遠意髦字士彥清平有貴識並爲後出之僑魏志陳

思王傳注荀綽冀州記日準與裴頌樂廣善遣往見之  
頌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韵謂準日嶠當及卿然髦小減  
也廣性清高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日嶠自及卿然髦尤  
精出準數日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  
爲嶠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爲得又引傳暢云嶠  
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二千石俊太  
傅探御覽四百九郭子曰喬髦俱總角是時王澄胡母  
爲成器案魏志注引作嶠當爲喬之譌  
輔之等皆亦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世說德行篇注王  
淵子弟王澄謝鯤胡母輔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  
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  
通次者名廣聞而笑日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世  
之爲達也  
德行篇作何  
爲乃爾也  
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  
多虞朝章紊亂清己中立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趙  
王倫之篡位廣與滿奮崔隨  
進聖殺於倫可謂  
之清己中立乎  
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

文選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引王  
隱晉書有任誠保素莫見其際二語 先是河南官舍

多妖怪前尹多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

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

之其怪亦絕御覽二百五十二王隱晉書曰樂廣爲河

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唯廣處之嘗外戶自閉二子

凱模等攝怖廣使掘牆孔得狸乃絕代者乃相承入止

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眾官不勝憤歎皆

昌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魏志滿寵傳注世語曰偉弟

隸校尉世說言語篇注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高

平人魏太尉寵之孫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爲冀州

刺史又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

善鈔三十三山公政事曰太尉掾滿奮司徒掾何勛有

才義宰士之雋魏志滿寵傳注干寶晉紀曰苗願殺司

隸校尉滿奮世說言語篇注晉諸公贊曰遷尙書令爲

苟顛所害御覽三百七十八異苑日滿奮豐肥府肉潰  
裂每至暑夏輒膏汗流溢永嘉之亂爲胡賊所燒皎若  
燭光又七百一語林日滿奮羸惡風侍坐武帝屢顧看  
雲母幌或云北窗琉璃屏風實密似疏有難色武帝笑  
之答日臣如吳牛見月則喘 敕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

遣眾人代廣危懼孫珍說賈謐日前以太子罪惡有斯  
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  
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尙書左僕  
射後東安王繇當爲僕射轉廣爲右僕射領吏部代王  
戎爲尙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元和姓纂十唐  
宰相世系表十二下均作廣晉尙書令信陵成都王穎  
公案本傳與帝紀不言封信陵公表恐有誤  
廣之婿也及與長沙王乂遊難而廣旣處朝望羣小譏

誦之

世說言語篇曰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

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譏於長沙

父以問廣廣神色

不變徐荅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

世說言語篇作神色自若水經清水注作

宜以一女而易五男

父猶以爲疑

案世說言語篇作由是釋然無復疑慮與本傳異

廣竟

以憂卒苟藩聞廣之不免也爲之流涕三子凱肇謨

案女云豈以五男易一女水經清水注亦有一女易五男之語則此作三子者誤也殆其餘二子不甚著名耳謨

御覽二百五十二引王隱晉書作模

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

事元和姓纂十日

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

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

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冲善發談端夷甫仰  
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  
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行則自保其身宜論宗  
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  
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積牆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  
情傲物對鏡難堪終失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  
珪璋範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  
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爲達  
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暎將聖事乖躋指操  
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愍



懷之客豈間伯夷之風歟。懷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濬沖，居鼎談優，務劣夷甫，兩顧退求，三穴神亂，當年忠乖，曩列平子陵侮，多於用拙，樂令披雲，高天澄澈。